

卫斯理
武侠小说全集



无情剑

WU QING
JIAN
倪匡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(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)

无情剑

WUQINGJIAN

倪 匡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情剑/倪匡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10.5

(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)

ISBN 978-7-80240-500-4

I. 无… II. 倪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6508 号

书 名: 无情剑

作 者: 倪 匡

责任编辑: 范 钧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5060478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437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。



第 一 章	剑术名家相逢	比招闯下大祸	1
第 二 章	喜遇仙果神蛇	玉女挥剑逞强	31
第 三 章	三魔臂骨自断	利刃血染残阳	75
第 四 章	父女翻脸成仇	袖风轻破竹阵	91
第 五 章	番僧故弄玄虚	母女重逢如梦	121
第 六 章	跃身死命奔驰	五瓣梅花血迹	150
第 七 章	凶光碧眼闪闪	狐疑是男是女	179
第 八 章	绵绵不绝怪招	人人屏气静观	208
第 九 章	昆仑洞内金块	双凶横断云山	229
第 十 章	陶琳坠崖获救	侠士生死不渝	265
第十一章	龙鼎开启洞门	使诈夺得青剑	307
第十二章	无形剑露原形	玉女辣手频施	323
第十三章	决心重建魔教	恰如江水东流	352

无 情 剑



第一章 剑术名家相逢 比招闯下大祸

巴东三峡，江水奔腾，骇浪暴洒，惊波飞薄，行舟最险，溯游而上的船只，都要在三峡口上，暂息一晚，船家烧香拜神，祈求平安。这一日，已近黄昏时分，从下游缓缓地驶来了两艘大船。那两艘大船，全是航行长江所惯见的好船，甲板宽敞，舱房阔大。两只船一起在近岸处停了下来，岸上早有十几个人在等候着，为首的一个，是颀下一蓬银髯，看来年纪已在七十开外，但却是精神矍铄的老者，其余全是些英气昂勃的男女。

两艘船的甲板上，也站了七八个人，是两对中年夫妇，还有几个年轻男女，看来是这两对中年夫妇的儿女。岸上众人，见船已渐渐傍岸，低声交谈起来，一个中年妇女道：“便就是这两艘了么？”

好几个人同时答道：“当然是，你不见那船头上的金八卦么？除了八卦金剑李英雄，谁敢镶出这个金八卦来？”又有人问道：“奇了，江湖上只说李英雄要来西川，未听说与人同行啊，那一艘大船上的，又是什么人？”众人都摇头不知，那老者回过头来，沉住了声音，道：“天下剑法的两大名家，难道各位竟不知么？”

那中年妇女失声道：“啊！阎老爷子，你说那一对是八仙剑陶子云，陶大侠夫妇！”

老头子轻捋银髯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今日能与这两对名驰江湖的大侠，做竟夕之谈，岂不是大大的快事？”一伙人皆面有喜色，显见他们也全是侠义之士，觉得能与八卦金银剑李远夫妇、八仙剑陶子云夫妇畅谈，是人生一大快事。

说话之间，船已渐渐傍岸，不等搭上跳板，岸上的十余人，已然纷纷跃过两丈许宽的江面，来到了甲板之上，甲板上一个紫棠面皮的中年人立即迎了上来，大声道：“阎老兄，一别三年，你还是那样精神！”

老头子哈哈大笑道：“李老弟，这叫做托天之福！”两人一起哈哈大笑。

那紫棠面皮的又指着一个貌相儒雅，状如饱学之士的中年人道：“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引见引见，这位是名扬天下，剑术名家，八仙剑陶子云，这位

是陶夫人，三手观音沈珍。”陶子云作了一揖，道：“这位想必是川东大侠，阎逢尧阎老爷子了！”

老头子哈哈大笑道：“贱名何足道哉？倒是有几位名家，知道李老弟今日要来，全在此迎迓。”说着，将同来的人，一一介绍，全是在武林中颇有名声的人物，自然不免一番客气。

阎逢尧道：“两位剑法名家，想必是半途遇上的了？”陶子云道：“阎老爷子说得不错。”

阎逢尧道：“若不嫌弃，陶老弟夫妇公子，一起到舍间盘桓一晚如何？今日适值中秋，赏月饮酒，畅论天下英雄，岂不是人生快事？”陶子云道：“既然阎老爷子兴致如此之高，在下一定奉陪！”

一行二十来人，说说笑笑，跃上岸去，每人脸上，都甚欢乐，只有一个年轻人，却紧皱着眉头，像是有满腹心事一样。

那年轻人约摸十八九岁年纪，眉宇之间，英气昂然，生得甚是端正，一直站在八仙剑陶子云的身边，是陶子云的儿子，叫做陶行侃。但在众人上岸时，他不但走在最后，而且还伸手按了按佩剑的柄，脸上更流露出极是不安的神色来。这种行动显得与他平时为人，有点异样。

陶行侃这一切的行动，全被他妹妹陶琳看在眼里，陶琳小陶行侃两岁，身材颇长，容颜美丽，她特意落后几步，悄声问道：“哥哥，你有什么心事？”

陶行侃像是猛吃一惊，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没有啊！”陶琳一撇嘴，道：“哥哥，你别瞒我了，有什么事，和我说说，也可以多一个人出主意！”

陶行侃急急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想将陶琳抛在后面，一面道：“没有事，哪有什么，你别瞎疑心了！”陶琳望着他的背影，笑了一下，又赶了上去，但是她却没有继续追问究竟陶行侃是为了什么，才会心神不属。

不消大半个时辰，已然到了阎逢尧的住所，那是一幢极为巍峨的大宅。阎逢尧在年轻时，便设立青鹰镖局，一直到五年前退隐，四十年来，经青鹰镖局所保的镖，从来也未曾失过手。大江南北，水陆两路黑道上的人物，一见绣有震翅欲飞、青鹰镖局的镖车，连碰也不敢碰上一碰。武林中人，俱都不明白为什么阎逢尧五年前突然将镖局结束，并宣称青鹰镖旗，再也不在江湖上出现。

那所大宅，便是阎逢尧退隐之后所建造的，进了大门，便是老大一个客厅，阎逢尧将人客直带到了后花园。后花园中，早已备定了两席酒，客气一番，主客坐定，便畅怀饮谈。

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，明月高挂，照得后花园中一草一木，全都如同添上了一层银辉一样，阎逢尧命家丁吹熄了灯火，继续赏月饮谈，时间虽然已

是深夜，但各人仍然是兴致勃勃。

大声交谈之中，只听得那中年妇女，突然“叭”的一声，拍在桌子上，叫道：“蒋老三，你放屁，我说八卦金银剑法，定然在八仙剑法之上！”

那被叫做“蒋老三”的，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，面色红得猪血一样，显然已经人有醉意，“呸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大铁爪，公孙萍，你使的乃是偏门的兵刃，懂得什么剑法的奥妙！”

那中年妇人性子奇烈，所使的兵刃，正是十八般武器之外的旁门兵刃，一只大铁爪，复姓公孙，单名一个萍字，一听得对方如此说法，气得“哇呀”大叫，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嚷道：“蒋老三，冲着你这句话，我们不妨来见个高下！你看怎么？”

“呛呛”两声，席面上杯碗筷碟，碎了一大半，公孙萍已然将一只每股俱有手臂粗细，长可尺许，共有五股的大铁爪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砸在桌上！

蒋老三面色一变，道：“好，既然公孙铁爪有命，敢不奉陪？”手在桌上一按，打横纵出丈许，在空地上站定，公孙萍一个箭步，赶了过去，但是尚未赶到，只觉眼前人影一闪，一股力道，撞了过来，踉跄地被撞退了几步，定睛一看，站在自己面前的，正是主人川东大侠阎逢尧。

公孙萍叫道：“阎老爷子，你也帮着蒋老三？”阎逢尧正色道：“公孙娘子，别胡闹，大家全是好朋友，何必动手？”

公孙萍道：“我说八卦金银剑法，一定在八仙剑法之上！”敢情她不但性烈如火，而且性子还异常倔犟。阎逢尧笑问陶子云、李远两人道：“川中人物，不见世面，两位莫怪。但两位俱是使剑的名家，明月当头，不知能否各展绝技，以饱我们眼福？”

阎逢尧此言一出，众人一起附和，公孙萍和蒋老三更叫道：“好哇，两位何不拆上数招，看看这两套同样名驰武林的剑法，究竟孰高孰下？”

阎逢尧笑而不语，并不出言阻拦，显然他心中，也有此意。八卦金银剑李远按杯不语，陶子云则道：“阎老爷子，免了吧，何必令小弟献丑？”

阎逢尧道：“若是老弟的八仙剑法，还说献丑，天下学武之士，再无能人了！”

陶子云夫妇，带着一子一女，远行西川，本来是有要事在身，在长江上恰好遇见了李远夫妇，两人俱是闻名而未曾见过面，谈得甚是投机，所以才一起上岸，陶子云为人淡雅，对于武林中人，认为比性命还重要的争名斗胜一事，看得极是淡薄，并无即席献技之意，闻言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是说，若与李兄的八卦金银剑法相较，实是相去太远之故。”

李远半晌未语，此时突然道：“陶兄未免太谦了！”陶琳在一旁，轻轻碰

了碰父亲，道：“爹，你看这姓李的，态度大是倨傲，何不出手臊一臊他，也是好的。”陶子云吃了一惊，正想叱止时，已然不及，陶琳讲话的声音虽然低，但是在座的，俱是武功有了根底的人物，尤其是李远和他的妻子林静茵，两人从小便练那八卦金银剑法，那剑法轻灵缥缈之极，往往一招发出，一点声息也无，若是闭上眼睛，根本不知剑已递到。但他们两人，却能蒙上眼睛，互相过招，可知他们耳力之佳，陶琳的话，早已被他们听到。

林静茵面色微变，笑道：“陶大侠，令媛的主意不错啊！”陶子云瞪了陶琳一眼，道：“孺子之言，何足为信，贤伉俪幸勿见怪！”

李远手在腰际一按，只听得一声龙吟，金光迸现，他腰际的佩剑，已然出鞘尺许，只见那一柄宝剑，本身作秋水之色，但是剑身上，却缠着极细极细，可见光芒耀眼已极的金线，一望而知是前古奇珍，稀世之宝。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陶兄，当真连让在座各位品评一下，也不肯么？”

话虽然仍讲得十分客气，但是面色却已显得不好看，陶琳知道自己一句淘气话已然惹下了祸，吓得靠在母亲的怀中，不敢再多所言。

陶子云听得李远如此说法，不由得大是踌躇，明知若是不答应，固然不行，答应了，却更是麻烦；因为若是胜了李远，等于无端与八卦金银剑一派，结下了深仇大怨，从此世世代代，永无宁日。如果输给他，则自己的声名，尚不算什么，却连历代师尊，都要蒙受其辱！

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既然李兄定要赐教，命小儿行侃，代为领受几招如何？”

陶子云自觉这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为以李远的身份武功，当然应该胜过一个小辈。怎知李远一听，面色倏地一沉，道：“原来陶兄的心目之中，八卦金银剑法，竟然如此不济？”陶子云心中暗叫糟糕，自己是一番好意，怎知竟然弄巧成拙，想要解释时，李远已然叫道：“保儿！”

立即有一个二十三四步的年轻人，应声站起。李远道：“保儿，你向陶世兄领教几招！”那年轻人道：“好！”身形微晃，已然纵到了空地之中，李远“铮”地拔出宝剑，向空丢去，道：“接住！”

月色之下，那柄宝剑，被李远用力的向半空抛出，宛若突然之间，由他手中，腾出了一条金龙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飞起五六丈高下，才一个转折，又向下坠来，就在此际，李保一声长啸，身形凌空拔起两丈高下，就在半空，手一探，便将那柄宝剑，接在手中，就势使了一个剑花，一柄剑顿时幻成了百数十柄，金光闪闪，将李保全身罩住，李保人本生得英伟，这一来，更是身法美妙，好看至极，众人轰雷似的喝起采来。李保一落地，便两脚不丁不八站定，左手暗掏剑诀向陶行侃一指，道：“陶世兄，尚祈指教！”

陶行侃面上突然现出了一层极是可怖的神色，但只是一刹那工夫，便已

恢复常态，众人均未注意，但是却又被陶琳看在眼里，低声道：“妈，哥哥怕呢！”三手观音沈珍沉声叱道：“别多说，刚才已经惹了祸，还不够么？”陶琳吐了吐舌头，不再说什么。陶行侃望着父亲。陶子云道：“行侃，李世兄既有此豪兴，你也不妨出场。”陶行侃答应一声，道：“爹，借你的黑白剑我用一用！”陶子云向空地看了一眼，只见李保手中所执，分明是一柄宝剑，若是寻常长剑去应付，难免吃亏，自己黑白剑虽然不肯轻易在人前露眼，但此时却不得不取出供陶行侃一用！探手入怀，连鞘摸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道：“侃儿，多用剑背，少用剑锋！”

那一旁李远又是一声冷笑，陶行侃取过剑来，“刷”地拔剑出鞘，众人先前见陶子云郑重其事，只当那“黑白剑”一定也是奇珍异宝，等到陶行侃将剑一拔了出来，大多数人，竟忍不住哑然失笑。

原来那柄剑长不过三尺，却有四指宽窄，极是异相，一面墨黑，暗无光华，另一面，白朴朴地，像是未上釉的白瓷一样，也是毫不起眼，和李保手中那柄金剑一比，一神一凡，不知相去几许！

只有阎逢尧，知道陶子云盛名之下，必无虚言，这柄黑白剑看来虽然如此不起眼，但说不定也是奇珍异宝，年轻人气盛，各持珍品，等一会儿若是动起手来，无论是什么人受了伤，都与自己的原意相悖。因此捋髯笑道：“两位世侄，比武较技，原是等闲之事，点到就算好了！”李保高声道：“晚辈省得！多谢前辈关注。”

但陶行侃却一声不响，向前缓缓行了十余步，一双眼睛，一瞬也不瞬地望住了李保，眼光已然将李保罩住。

两人行到相距五六尺处，李保手臂一横，提起了金剑，剑尖向下，微微颤动，正是八卦金银剑法的起势“天河斜挂”。

那八卦剑法，原是从“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一语而来，共有八招，极尽轻灵缥缈之能事，在方今武林的剑法而论，确是大大有名。这一式“天河斜挂”，只看起势，已然是渊停岳峙，深得静若处子之妙，一抖手腕间，招数便可源源而发，李保喝了一声：“请！”

陶行侃身子突然向旁一倾，像是站立不稳一样，但是跌下三尺，却又并不倒下，突然又站立，也道：“请！”

李保立即打横踏出一步，“飏”的一声，反手一剑刺出，刺的乃是陶行侃右肩，剑势奇疾，陶行侃身子向左一侧，金剑剑锋，在他肩旁擦过，陶行侃身躯陡地一沉，已由刚才那一式“铁拐醉酒”改为“果老骑驴”。

那“八仙剑法”，本是从醉八仙拳中化来，剑招极是奇门，令人捉摸不定，和八卦剑法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也是八招，那一招“果老骑驴”，一经使

出，只见陶行侃几乎是蹲在地上一样，黑白剑径奔李保下盘。

李保心中有气，暗忖自己手中，八卦金剑，削铁如泥，何不先将对方手中兵刃断去，再求取胜？主意打定，金剑自上而下，倒卷了下来，金虹陡展，一招“直上直下”，取八卦中“兑”字诀，剑锋直向陶行侃的面门削出，同时，也将陶行侃那一招，“果老骑驴”的攻势封住。

李保和陶行侃一动上了手，众人便屏气静息而观，两人虽然只使了三几招，但其中精奥之处，已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懂，只有陶子云、李远夫妇，和阎逢尧等几个人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都感到李保这一剑，来得已太厉害，若是陶行侃避得不好，不难半边头顶，被八卦金剑削去！

只见陶行侃在突然之间，撒招回剑，在凌厉无匹的金色剑影之中，硬将已然递出的一剑，撤了回来，向上一撩。李保的目的，本是在于将对方手中兵刃削断，一见陶行侃举剑来撩，正中下怀，手臂一伸，向前推前半尺，内力疾吐，直向陶行侃手中黑白剑削去。

陶行侃黑白剑正是一个上撩之势，双剑相交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响，宛若龙吟，悠悠不绝，两人已然各自退了两步。

李保一见八卦金剑，竟然未能将陶行侃手中那看来像废铁一样的黑白剑削断，不由得怔了一怔，再看自己的金剑时，更是大吃一惊，原来金剑的剑锋之上，已然多了一个缺口。

李保唯恐被别人看到，连忙将身子一侧，将剑遮住，偷眼看席上众人时，似乎都未发觉。李保心中，焦急已极，他知道这一柄金剑，等于自己父亲的生命，如今竟在自己手中毁了一个缺口，非受重责不可，若不将对方打败，只怕受责更重，心中一急，剑招也是快疾无比，略一停顿，便是一连三剑，向陶行侃削出，金光缭绕，几乎将陶行侃全身，尽皆罩住！

陶行侃也展开了八仙剑法，与之周旋，两人身法，俱是快疾无比，片刻之间，星丸跳掷，免起鹬落，已然拆了二三十招，犹自不分胜负。

阎逢尧拍案长啸，道：“叹为观止！叹为观止！两位剑法，不分上下，世兄请住手罢！”

陶行侃和李保两人，俱知要胜对方，并非易事。李保一听得阎逢尧如此说法，只得“刷”地削出一剑，人向后疾退开去，收剑凝立，当真是静如山岳。

本来，两人并非是生死拼斗，只是较技，既然已经不分高下，李保已然退了开去，陶行侃也要后退才是，但是陶行侃却是足尖一点，黑白剑的剑尖，对准了李保，连人带剑，疾刺而出，正是八仙剑法中极为厉害的杀着“国舅捧笏”！

这一下变生叵测，任何人都未曾料到，李保陡地一呆，刹那之间，竟不知如何应变才好，只听得众人惊呼声中，陶行侃的母亲，三手观音沈珍尖声叱道：“行侃，你疯了么？”“飐”的一声，一枚铁莲子已然挟着嘶空之声，飞了出去。她外号“三手观音”，便是因为她在暗器上，有极高造诣之故，这一枚铁莲子，径向黑白剑剑背射出。

三手观音沈珍身边，所携各种暗器，不下七八种之多，无一不准，无一不是发放之际，神出鬼没，快疾无伦，那枚铁莲子“铮”的一声，不等陶行侃刺中李保，便撞在黑白剑的剑背之上。但是黑白剑却只是被铁莲子震得向上扬起尺许，本来是对准李保心口刺出的，却变成刺向李保的肩头。等到沈珍还想发第二枚铁莲子时，黑白剑已然“波”地在李保肩头，刺进四寸！

李保紧紧一侧身，将身子离开了剑尖，此际，众人已纷纷离座，阎逢尧大喝道：“各位别动，住手！”声如霹雳，震得人耳际“嗡嗡”作响，只见他胸际银髯飘拂，疾滑出丈许。

可是就在那电光石火之间，陶行侃已然在李保身旁擦过，反手一剑，“湘子弄箫”，又刺向李保的后心！

若说陶行侃刚才那一剑，只是为了要分个胜负，虽然手段卑污之极，但是尚有话可说，但此际李保已然受伤，陶行侃还使出这样厉害的招数，分明是想将李保置于死地，人人尽皆大声鼓噪，陶子云夫妇和陶琳三人，更是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一向敦厚仁心的陶行侃，为何突然一变常态，也一起离座，向陶行侃奔去。

可是说这时迟，那时快，李保强忍疼痛，也转过身来，挥剑迎敌之际，陶行侃招式又变，“纯阳闲步”，剑光飘忽，一剑由左至右，斜削而下，剑光正由李保左肩处划下，直到右肋，李保惨叫一声，身子摇晃，鲜血狂喷，眼看受伤如此之重，就算华陀再生也难得救！

众人本已看出陶行侃用意不善，但还未曾料到，他会在李保受伤之后，再下这样的毒手，当时全是一呆。陶行侃提着黑白剑，茫然抬起头来，只听得陶琳大声叫道：“哥哥，你还不逃走，想等死么？”

一言提醒了陶行侃，也提醒了众人，阎逢尧左劈臂一挥，一股劲风，便向陶行侃袭出，陶行侃正使一式“巧云翻细浪”，向后倒从出去，阎逢尧的神劲拂到，不但没有将他罩住，反倒被他借了这股力道，在半空中连翻了七八个空心筋斗，晃眼之间，便翻了七八丈去，足尖才一沾，又向前滑出五六丈！和众人相隔更远。

八卦金银剑李远夫妇，和他们另一个儿子李纯如，一齐探看李保时，李保只讲了一句：“为我报仇！”便自气绝！

李远一探手在地上抬起金剑，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咱们追！”

林静茵也“铮”的一声，拔出了银剑，两人跟在阎逢尧身后，便向已十余丈开外的陶行侃追去，才一起步，突然听得一声娇叱，道：“各位且慢！”一个少女，伸手拦在阎逢尧的面前，正是陶琳。

阎逢尧不由得一怔，就在这一怔之际，李远夫妇，也已赶到，他们两人的爱子不明不白丧了性命，心中愤恨到极点，一见陶琳拦路，“刷刷”两剑，疾刺而出，但陶琳机灵至极，早有准备，不等两人宝剑刺出，便向后跃退，手扬处，数十枚丧门钉，“嗖嗖”地射出，叫道：“我哥哥一向不是做坏事之人，其中一定另有曲折，各位切勿鲁莽从事！”

陶琳的武功，和阎逢尧、李远、林静茵相较，不知相去多少，丧门钉才发，阎逢尧一劈空掌，便将数十枚丧门钉，尽皆震散！叮当不绝地坠落地上。

八卦金银剑李远心头之恨难消，但是却又要顾住自己身份，不能向陶琳这样的后辈下毒手，一见那蓬丧门钉被震散，用尽平生功力，也是一劈空掌，向四枚聚在一起正在斜打飞出的丧门钉砍去。

八卦金银剑李远，乃是中原剑术大家，内力强劲，自然不在话下，那四枚丧门钉经他内力一推，带起“嘘”的嘶空之声，便向陶琳袭到。

陶琳明知自己这些技俩，根本拦不住阎逢尧和李远夫妇，但是她是一个极细心的姑娘，近两天来，老是发现陶行侃神情恍惚，像是有难言的苦衷，可是又问不出一个道理来，心中早就纳闷，而今陶行侃突然下毒手杀死了李保，她虽然不明白是为什么，但是却知道一定有一个原因。因为陶行侃为人忠厚至极，绝不会无故伤人！因此，她只是想凭着那一把丧门钉，将三人的追赶之势，略阻一阻，好让陶行侃跑得远些，却未料到丧门钉被阎逢尧的劈空掌震散之后，李远还会加上一掌，四枚丧门钉疾飞而到，再加上李远夫妇、阎逢尧三人，疾扑而至，三个内家高手所带起的力道，更是大得不可思议，陶琳只觉得连气都几乎断了，身形一呆，左肩一阵剧痛，四枚丧门钉，已然相继射入！

陶琳受伤之后，身子一侧，阎逢尧等三个人卷起的力道，立时将她推倒，陶琳只觉得倒在地上，三条人影，飞也似的在自己头上掠过，情知在这个时候，哥哥若是被他们赶上，不消三招，便难保性命，忍住肩头疼痛，一个鲤鱼打挺，翻了起来，左臂下垂，不能动弹，但是右手猛地一挥，一蓬银针，无声无息，激扬而出！

此时，阎逢尧等三人，正在她身上越过，她那蓬银针，自下而上发出，三人却均未料到，一等发觉，各自一声怒叱，仗着绝顶轻功，身形拔起丈许，陶琳唯恐暗器再被他们逼了回来，赶紧一个打翻滚了出去，三人在半空中一

顿，落下地来，一再耽搁，陶行侃已然携了黑白剑，跃出了团墙！

陶琳这一滚，正好滚到她母亲跟前，勉强站了起来，俏脸惨白，沈珍咬牙道：“琳儿，忍住痛！”伸掌在陶琳左肩上，“啪”地便是一震，四枚丧门钉，已被震了出来，陶琳的左肩上也红了一大片，沈珍又取出伤药，为她敷了。陶琳这时，痛楚大减，方才缓得一口气，不自觉轻吁了一声。

此时，阎逢尧等三人，也已追出了团墙，阎逢尧那所大宅，本是滨江而筑，一出团墙，便是滔滔江水，除了江边芦苇丛中以外，根本无可躲人之处。李远夫妇挥动金银双剑，倏地分开，一左一右，沿江扫了过去，片刻之间，已然将沿江三四里的芦苇，尽皆削断，宛若一金一银两条怪蟒，在江边来回翻滚，所过之处，芦苇折断，芦花纷飞，蔚为奇观！

陶琳见三人已然追出了围墙，父母却只是呆呆不动，急道：“爹，妈，哥哥要是让他们追上了……”才讲到此处，只见父亲平日极是和蔼的脸色，此际却铁也似青，令人望而生畏，知道哥哥做出了这样的事，已令得他痛心至极，心中已然不认陶行侃是他的儿子，就算三人将哥哥追到，当他的面千刀万剐，他也不会出手阻拦！不一会儿工夫，阎逢尧和李远夫已然回到了陶子云面前，突然刷刷两剑，将陶子云面前的一块大石，削成了四块！

陶子云微微抬起头来，李远眼中布满红丝，沉声叫道：“姓陶的，你如何说？”陶子云仍是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，银剑林静茵一摆银剑，道：“和他多啰唆什么？”一言甫毕，“刷”的一剑，向陶子云胸前刺出，剑尖颤动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连点四下，划出半个八卦，点的是“璇玑”、“华盖”、“气海”、“天突”四个穴道，不要说是被利剑点中，就算是手指点中，也难逃性命。但陶子云却仍然是一动不动，眼看银光闪处，陶子云已将命丧剑下，三手观音猛地娇叱一声道：“且慢！”“叮当”一声，一溜晶光，起自身际，已然将她独门兵刃，菱花九节鞭抽了出来，正好迎住了林静茵的银剑，“呛”的一声，两件兵刃，一起向后荡出！

林静茵“嘿”的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好，早就该动手了！”脚踏子午，身子倏地向旁移出了一步，那前足踏到一半，立即反手一剑，剑走偏锋，剑光朵朵，在月色下看来，更是令人眼花缭乱，可知他们两夫妇在剑术上的造诣实非泛泛！

沈珍一见对方剑到，仍寓攻于守，菱花鞭打横挥出，再将对方银剑架住。

她那菱花鞭，是她年轻时，别出心裁，以九块得自蓝田的宝玉，琢成菱形，每块重两斤四两，边缘锋利，而以上好缅甸铁作炼，连成一起。那蓝田宝玉，坚硬无比，是以能架住银剑。

就在两件兵刃相交之际，沈珍叱道：“林女侠，你疯了么？冤有头，债有

主，你向我们动手做甚？”林静茵一怔，她确是想不到对方会讲出这样的话来，尖声道：“伤人性命的，不是你儿子么？”

三手观音面上神情，痛苦至极，但语音却极其镇定，道：“林女侠，你将我们夫妇，当做何等样人？此人既然做了这等事情，我们还能认他作儿子不成？”

陶琳心中一凛，忙叫道：“妈！”沈珍一挥手，叱道：“你别管！”

陶琳不敢再说什么，退过了一旁，林静茵道：“难道事情就此罢了不成？”沈珍道：“列位好汉在此，陶行侃此人，人人得以诛之，连我夫妇两人，也不例外！”李远铁青着脸，道：“说得好，阎老爷子，咱们再去饮酒赏月！”他们刚才在江边没有追到陶行侃，知道陶行侃一定是赴水逃去。

李远心中尽管是怨极，但也知道自己以在武林的身份而论，要捉陶行侃，并非难事，陶子云既然讲出这样的话来，再多说也是无用，索性装得大方些。

可是刚才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，谁还有心情饮酒赏月？人人俱不出声，尤其是公孙萍和蒋老三两人，更是如锯了嘴的葫芦一样，出不得半句声来。

林静茵手在怀中一探，摸出了七八只一面金色、一面银色的八卦来，叫道：“纯如！”

李纯如是李远第二个儿子，年纪甚轻，还只是十七岁，忙应道：“妈，什么事？”林静茵将八卦交到他的手中，道：“你取这八卦标记，请长江水陆两路好汉，协助捉拿陶行侃！”

阎逢尧也大声吩咐众人，见到陶行侃，务必将之捉住。陶子云铁青着脸，道：“在下等告辞了！”

阎逢尧也不再留，三人一言不发，回到了船中，才一踏上甲板，便一齐吃了一惊！

原来船舱中点着灯火，纸窗中映出两条人影，一条人影，又高又瘦，几乎不像是一个人，而另一条人影，他们三人，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闹下了弥天大祸的陶行侃！

三人一起忍不住“咦”的一声，这一声“咦”中，三个人的心情，实在均是大不相同，陶琳心中猛地一惊，暗恨哥哥不知好歹，不远远地避去鸟飞不到处，却还回到船上来。陶子云性子耿直，陶行侃如此不顾武林道义，他心中早已不认他做儿子，奇怪的是那一个人，不知是什么人。沈珍总是疼爱儿子，又是焦急，又是气恼。“咦”的一声方毕，只见陶行侃突然站起来，同时，眼前一花，那条又瘦又高的人影，突然不见，以陶子云、沈珍两人的功力，竟未看出那人是怎样去的！

陶子云不再在甲板上耽搁，大踏步抢进船舱中，沈珍和陶琳母女两人，

知道他将对陶行侃不利，连忙也跟在后面，一齐进了船舱，只见陶行侃手提黑白剑，失魂落魄似的，站在舱中。

陶琳首先叫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不逃得远远的？”陶行侃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尚未讲出话来，陶子云骤然出手，左袖一沉，倏地拂出，衣袖卷起一股劲风，将陶行侃踉跄拂退一步，他跟着向前跨出，疾一探手，已然将陶行侃手中的黑白剑，夺了过来，叱道：“畜生！”

只骂了两个字，心中实是痛心至极，面上肌肉歪曲，背过脸去，“刷”地一剑，便向陶行侃刺出！陶行侃并不躲避，只是面色惘然，叫道：“爹！”陶琳也叫道：“爹，慢慢来！”

其实陶子云岂是愿意叫自己亲生的儿子死在自己的剑上？但陶行侃既然已做出了这等事，在比武较技之际，将人害死，实已成为武林败类，就算自己不除，别人也要将他除去，一剑刺出之后，听得一双儿女，同时呼叫，手上便是一软，那一剑的力道，也少了好些，被沈珍就势一脚，踢起一张柳丁，剑锋过处，将凳子削成了两半，陶行侃才以侥幸避过！

三手观音沈珍连忙身形一晃，拦在陶行侃面前，道：“子云，刚才船舱中像是还有一个人，快找上一找！”

陶琳也问道：“哥哥，刚才和你对坐的那个瘦子是谁？”那船舱虽大，但陈设并不甚多，三人进来时已然看过一遍，实在无人躲藏，因此俱都等着陶行侃的回答，怎知陶行侃却道：“船中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一个人！”

陶琳顿足道：“哥哥！你还不说实话，究竟你是为了什么才杀了李保的，快说呀！”

陶行侃身子猛地后退一步，来到窗前，八仙剑陶子云猛地叫道：“畜生休想逃走！”沈珍却身形一晃，拦在陶行侃面前，道：“子云！你可只有一个儿子！”陶子云一字一顿道：“我可没有这样的好儿子！”沈珍道：“你没有，我有！”

陶子云面色铁青，道：“今日若不除他，我们日后尚有何面目见人？”沈珍道：“不要说如今无人知道，就算有人知，我们不是永远不再见人么？你忘了我们来到西川，是为什么来着？”

陶子云面色一变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永远不再见人？”一语甫毕，只听得舱外一声怪啸，“刷刷”两声，两柄长剑，已然穿窗刺入。

船舱之中，本来灯光黯淡，但是那两柄长剑，如怪蟒出洞，交替穿入之后，立时眼前光芒大盛，原来那两柄长剑，一金一银，正是江湖驰名的八卦金银剑，不问可知，是李远夫妇到了！

原来自陶子云等三人走了以后，李远夫妇越想越恨，猛地想起，陶行侃若是赴江逃走，一定逃不甚远，极有可能，回到船上，因此便和阎逢尧等一说，一千人便悄悄来到大船之上，船舱中四人，因为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，竟然未曾发觉甲板上已然来了六七个高手，待李远、林静茵两人，将长剑刺入，方始惊觉！

陶琳为人最是机灵，一见金银双剑，透窗而过，立即拉陶行侃，“刷”地蹿进了里舱。外舱中陶子云一呆之间，金银双剑，已然各绞起一团异辉，将船舱削出了一个大洞，李远、林静茵两人“刷”地蹿入，叱道：“小畜生何在？”

三手观音沈珍的心向下一沉，正待砌词诌骗，船舱入口处人影一晃，阎逢尧白髯飘飘，也已走进，道：“陶大侠，沈女侠，此事既在我宅中发生，我却不能推脱干系，休怪我多事！”

沈珍心如刀绞，全身微微发抖，一言不发，李远怪声笑道：“刚才还听得小畜生讲话之声，还能躲得到哪里去？出不出来？”

金银双剑“呛”地一交，又倏地分开，两道光虹横展开来，几乎已然布满整个船舱，陶子云黑白剑一沉，道：“要动手么？”

林静茵尖声道：“姓陶的，你在阎老爷子宅中，曾说什么话来？”

陶子云在阎逢尧宅中，曾说过即使自己遇到了陶行侃，也必然不能放过。直到此时，他心中仍是如此想法，但究竟父子天性，真要叫他下手去做，他也不免犹豫，船舱之中，静到了极点，忽然听得里舱中陶琳一声尖叫，道：“哥哥，你不能出去！”

同时听得陶行侃道：“你不要管我！”人影闪动，陶行侃已然蹿了出来。

李远夫妇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两柄长剑抖起，立时组成一片金银二色交织而成的光幕，已然将陶行侃罩住。

陶行侃云却并不躲避，李远大声叱道：“小畜生，你死期到了，可知道么？”

三手观音沈珍待要出手阻拦，但却被陶子云一伸手，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腕。沈珍回头一看，见丈夫的脸上，充满了痛苦的神情，心中一阵剧痛，知道丈夫一世为人，正直无比，虽然事关自己儿子的性命，也不愿意改变做人的宗旨！

李远和林静茵两人，剑势稍煞，两柄长剑，抵住了陶行侃的前后心。

李远咬牙切齿问道：“小畜生，我儿子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下此毒手？”

陶行侃面上神情，虽是苦痛，但是却相当镇静，向父母妹子，望了一眼，

长叹一声，却并不言语，李远回头道：“阎老爷子，你是此地主人，事情该如何裁处，请你决定！”

阎逢尧竟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杀人偿命！”

李远和林静茵一起道：“说得有理！”手腕上略一用劲，两柄本已抵住陶行侃前后心的长剑，已然向前送出！

陶子云、沈珍、陶琳等三人，眼看自己的亲人，将要死在八卦金银剑下，但是却又无法救他，心中俱皆难过已极，掉过头去，不忍观看，只等陶行侃一声惨叫，来结束莫名其妙的他年轻的生命。但是却等了许久，也未见动静，三人不禁一起转过头来，只见陶行侃瞑目待死，李远和林静茵两人，却仍是满面怒容，以剑抵住了陶行侃的后心，并未刺出。

三手观音沈珍不知就里，厉声道：“姓李的，要杀便杀，何必再对他多加折磨？”须知人死后，自然一了百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根本无所谓痛苦，痛苦的，只是在死前的一刹那，沈珍只当两人迟迟不肯出手，是因为李远和林静茵两人，为了替子报仇，要令陶行侃多受痛苦，是才愤愤责斥。

阎逢尧在一旁，也是如此想法，道：“李老弟，快下手……”

才讲到此处，突然看出李远和林静茵两人神情有异，奇道：“李老弟，你怎么啦？”可是金剑李远，却仍是一动不动，如同石像似的挺剑而立。

此时，不但阎逢尧看出已然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，连沈珍、陶琳、陶子云，也已看出，可是他们却都不敢肯定。看李远夫妇的情形，分明是被人在突然之间，点了穴道，但这种事，实在是怪诞得令人无法相信！

因为不但八卦金银剑李远夫妇本身，剑术超群，武功惊人，而且船舱内外的众人，也无一是庸手，怎么可能在毫无败象之间，两人就被人点了穴道？

阎逢尧踏前一步，在李远肩上，拍了一下，只听得“呛”的一声，李远手中金剑，应声而落，人也“砰”的一声，倒在船板之上。

李远才一倒下，一个人又蹿进舱来，叫道：“爹，哥哥的仇已报了么？”

来的正是李纯如，一见仇人无恙，而父亲反而倒在地上，不禁一怔，叫道：“妈，爹怎么啦？”阎逢尧一摆手，道：“你别心急！”身形一绕，疾如飘风，已然转到了林静茵身边，轻轻一碰，林静茵手中的银剑，也掉到了地上，人也向后倒去。陶琳一见这等情形，连忙将陶行侃拖了开来，李纯如踏前一步，拾起了地上的八卦金银剑，叫道：“爹，妈，你们……”

阎逢尧在李远和林静茵身上各处，拍打了几下，想将两人的穴道解开，但是两人被封住的是什么穴道，以他在武林中的阅历之深，竟然也认不出来！当然也未能两人解开穴道。

这一来，阎逢尧不由得神色微变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陶大侠，李兄夫妇的